



狱中十日谈

● 剑与盾丛书

● 剑与盾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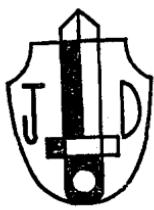


书



狱中十日谈

3



剑与盾丛书

「剑与盾」丛书编辑组编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狱中十日谈

《剑与盾》丛书编辑组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武定西路 1251弄 20号)

新華書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字数 180,000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0

ISBN7-80514-049-9

统一书号 10311·15 定价：1.45元

殷切的期望

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副书记
上海市公安局局长 李晓航

一九八六年过去了。在辞旧迎新之际，人们高兴地看到《剑与盾》这株法制文学的新苗，植根于社会主义法制生活的土壤中，正在茁壮成长。《剑与盾》创刊二年多来，她以丰富的内容，新颖的形式，独特的风格，赢得了广大读者。她的发行量从创刊时的三十万册上升到九十多万册，她的读者群遍及祖国四面八方。成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挚友。这是《剑与盾》的编辑同志们与专业作家、业余作者共同努力、辛勤耕耘的结果。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已经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已经成为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可逆转的潮流。广大干部、群众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实行全民普法教育的号召，人人学法律、用法律的热潮正在蓬勃兴起。在全民普法这项浩大的“社会工程”中，作为宣传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剑与盾》，在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热忱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她用文学的形式，通俗、准确、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公安政法战线的斗

争生活，对广大群众进行了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在促进警民团结，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宣传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法律顾问和良师益友。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剑与盾》已经发表的文学作品中，有的热情讴歌了公安政法机关坚定地支持改革开放的方针，服务于和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决依法办事、保护群众合法权益的事例；有的赞颂了公安政法干警做人民的公仆、热心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的动人事迹；有的无情地鞭挞和揭露了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行为以及败坏社会风气的其它社会丑恶现象；有的形象生动地刻画了各种不同的人物，以他们各自鲜明的个性和结局吸引了读者，引起读者对民主与法制的思考。这些文学作品，伸张了正义，表彰了先进，扶正祛邪、匡正时弊，已经成为鼓舞人们与邪恶斗争，增强群众必胜信心的有益教材。

地球开始了新的一周公转，伟大祖国走上了新的征途。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党将要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剑与盾》在新的一年中应当更好地宣传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全面改革和进一步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服务。《剑与盾》是法制文学创作的园地，又是传授法律知识的学校，要努力创出新的路子，获取新的成绩。

在新的一年里，《剑与盾》要进一步发挥自己的特色，扬长避短。围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地开拓题材，深入火热的社会生活，了解人，熟悉人，吸取新的具有浓厚时代气息的营

养，特别要了解公安政法机关实施现代化科学管理、破除陈旧落后的传统观念之后出现的可喜面貌，准确把握八十年代公安政法人员的脉搏，塑造新时期公安政法干警“保护人民，打击敌人，惩治犯罪，服从四化”的高大形象和人民群众热情支持的可歌可泣事迹。《剑与盾》要努力从社会生活中精心选材，凝炼主题，充分发挥作品的社会效益。

《剑与盾》要进一步磨砺笔锋，增饰文采，更好地用文学的形式宣传法制，用法制的内容丰富文学。要下决心提高作品的文学性、可读性，以适应各种不同层次读者，使人视为上乘，爱不释手，从美的享受中领悟到加强民主与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和迫切。

《剑与盾》要加强横向交流，开拓视野，向兄弟刊物学习，根据读者的需要，研究、开拓新的栏目。要认真约请作家撰稿，欢迎作家深入到公安政法战线来熟悉生活、体验生活，也要热情扶持公安队伍中的文学新人。组织言谈笔会，在作家与业余作者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使他们互相磋商，取长补短，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法制文学作品，使法制文学作品升腾到一个较高层次，为进一步办好、办活《剑与盾》，为宣传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为装点社会主义的文艺百花园地作出新的贡献。

祝《剑与盾》在社会主义法制的肥壤沃土中根深叶茂，结出丰硕果实。

新春絮语

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
《剑与盾》主编

易庆璿

春天，挣脱冬的羁绊，挟着春风春雨，迈着刚劲的脚步，带着蓬勃的生机，来到了人间。她，奉献给大地一片绿色！看：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当这一期《剑与盾》带着油墨清香送到读者手中的时候，已是“爆竹声中一岁除”了。值此新年伊始之际，我们谨向关心、支持本刊的各级领导、广大作者和热心的读者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剑与盾》创刊已两度春秋，跟随着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步伐而前进，在千姿百态的文艺苑林中，犹如一簇奇异的新花蓬蓬勃发。两年来，我们结交了千千万万的真朋挚友。他们给予我们巨大支持的拳拳之心；争相传阅《剑与盾》的灼灼热情；洋溢在千百封来信中的殷切希望，令人感动不已。他们是本刊的坚强后盾，是《剑与盾》充满生机，蓬勃向上、不断进取的力量源泉。

在迎来第三个春天之际，我们对以往的工作进行了反思与回顾，为的是把握现在，面向未来。

文学艺术必须时时倾听岁月的脚步声。文学作品要闪耀时代的光和影，激发广大干部、群众，追求真善美的心灵冲动，启示人们对社会、对人生的探索，教育人们遵纪守法。然

而，我们虽有志于此，但奉献给读者的佳作尚且不多，总未尽如人意。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恪守本刊宗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宣传社会主义法制，反映精神文明建设，描绘人民警察的高大形象，赞颂保卫四化的光辉业绩，谱写公安政法战线的战斗乐章，使《剑与盾》在法制文学的园圃里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坚持改革、创新精神，对本刊的栏目编排、作品题材、封面装帧进行改进和探索。我们将与广大作者、读者携手并进，共同努力，使本刊的作品做到题材新颖、形式多样、风格独特。

在新的一年里，愿《剑与盾》的涓滴之流，汇集于祖国文学之瀚海；荧烛之光，增辉于法制建设之大厦。我们的前景无限广阔，我们的责任光荣而艰巨，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为祖国的两个文明建设，我们将竭尽绵薄之力！

前　　言

由上海市公安局主编的《剑与盾》杂志，自一九八五年初创刊以来，在广大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先后出版了二十多期。它运用文艺形式，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法制，先后发表了一批脍炙人口、深受群众欢迎的优秀文学作品。近两年来，我们的“剑”，无情地刺向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我们的“盾”，坚决地捍卫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不受任何敌人破坏，并讴歌公安、政法干警保卫和促进四化建设的光辉业绩。

为了活跃和推动法制文学创作，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更好地用文学的形式宣传法制，用法制的内容丰富文学，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决定编辑出版《剑与盾》丛书。

《剑与盾》丛书(一)、(二)、(三)集中编选了不少获《剑与盾》首届文学奖的作品，如中篇小说：大狱春秋；短篇小说：黄月亮；报告文学：从V字底端向上的人；侦察通讯：贪财恋色的悲剧等等。这一簇簇诱人的奇葩，故事曲折惊险，场面惊心动魄，人物爱憎分明。我们希望它的出版能受到更多读者的喜爱，並引来一个竞相创作法制文学的新高潮！

在出版《剑与盾》丛书工作中得到了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和《剑与盾》杂志社有关同志的大力配合和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剑与盾》丛书编辑组

一九八七年元旦

目 录

殷切的期望(代序) 李晓航

新春絮语 易庆瑶

前言 《剑与盾》丛书编辑组

翻 译 小 说

雨夜天使 (日)高柳芳夫 梓山译(188)

咫尺凶魔 (美)恩斯特 航方改写(212)

中 篇 小 说

狱中十日谈 高绪仓(1)

在押解死囚的列车上 盛 李(42)

滑向泥沼 张斌 姚敏(68)

报 告 文 学

喜美子和她的中国丈夫 白云 樱子(106)

青春,在烈火中闪烁 李刚等(126)

短 篇 小 说

望江楼“钓鱼” 鲁 博(142)

秃鹰的最后三小时 郭富文(154)

女收藏家之死 孙文昌(171)

侦 察 通 讯

西汉“马蹄金” 美 蔚(221)

贪财恋色的悲剧 孙宝祥 刘维克(228)

海 外 见 闻

美国西雅图 King County 监狱纪实 王小鹰(136)

狱中十日谈

高绪仓

我不是小说家，也不想搞创作。我只想把自己的一段奇特的经历告诉更多的人。

一九八〇年，我还是个刚刚就业不久的青年。那时兴起了一股上夜校热，我也随着伙伴们混夜校去了。当然，我们的真正目的是去找寻漂亮的姑娘。不到半个月，我就勾上一个。她叫李玉，长得虽然不象女明星那般美，可在夜校里真是顶儿尖儿的人物。我们很快就好得难舍难分了。那段青春浪漫史，我不愿多述说。只想告诉大家一个不太光彩的结局：李玉还不到二十岁，就不得不去人工流产了……。

在医院里，我才知道她父亲是一个工业局的党委书记。她父亲把我的父亲——一个退休的老瓦匠“请”到她家，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地训斥了一顿。

父亲含着眼泪，把我赶出家门。

不久，我忽然被捕了。经过几次审讯，以奸污少女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我断定这是李玉父亲搞的鬼。我幻想着李玉能站出来为我开脱。我将会传奇般地获释，和李玉一起出现在她父亲面前。但我终于失望了。

在我正式被押走的那一天，李玉来送行了。她哭得象个泪人儿，低着头，只哽咽地说了一句：“洁，对不起你，是我害了

你，……”就哭哭啼啼地走了。

我从她那躲避着我的目光里，明白了她充当的角色。憋在胸中的一股怒火再也抑制不住了。如果不是警察在场，我真会扑上前，把她撕个粉碎。

我看着她的背影骂了句娘，高声道：“等着吧，三年以后，我要你全家的命！”

在监狱里，我越想越憋气，成天骂骂咧咧。同监的一个三、四十岁的汉子，时常用眼瞟我。有时简直带着嘲笑的目光看我。我讨厌他，真想找事儿和他干一场。可他总回避着我。

有一次，他碰着我的脚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抡拳便打。他巧妙地闪过，一弓腰，把我甩在地上，睬也不睬地就到墙角闭着眼沉思去了。他每天都是那样一副神态，象个和尚在默默地诵经。

一天，已经是下半夜了。我醒来，见他还坐着，象尊石像般一动不动。

“你怎么不睡？”我和他搭上了腔。

他不声不响。

“伙计，你倒什么霉进来的？”我问。

“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他瞥了我一眼说。

我一怔，有点挖苦地问：“那你的昨天呢？”

“就是你的今天。”

“我的今天是什么？”我不服气地问。

“一心想报复，恨不得把一切人都当作仇敌。只要能报复，不惜牺牲一切……”。

“你，你怎么知道？”

“看出来的。”

“怎么看出来的？”

“从你的眼睛里。”

“啊！”我吃了一惊，心里暗暗佩服这个人了，“一点儿不错。昨天，我差点儿想越狱……”。

“出去找仇人算帐，是吧？”

“嗯！”

“你什么罪？”

“……”我没法回答。

“为一个姑娘？”

“嗯！”

“恋爱？”

“算恋爱，她流了产，咬我……”

“她真心爱你？”

“真心！就是她父亲坏，仗势害人。”

“你想怎么报仇？”

“宰了她老子！”

“你不也得偿命吗？”

“只要出这口气，死又何妨！”我愤恨地说，“怎么样？你不赞成？”

“昨天赞成，今天不赞成。”

“为什么？”

“以后再聊吧！”他躺下了。

我感到这个人实在奇怪，便开始追问：“你不是说你的昨天就是我的今天吗？”

“是的。”

“那你能告诉我，你的昨天吗？”

“你真想知道，明天晚上我开始给你讲。就算是听故事，或听小说。不过，可是一件真事，是小说中见不到的。”我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焦急地盼望着第二个夜晚的到来。

第二天晚上，他坐到我的对面，眼睛紧盯着我说：“你不要猜测我是故事里的哪个人物。你只当作是在听一篇小说，也不要乱加评论和询问，只准你静静地听下去。否则，打乱我的思路，我就再也不愿意讲了，既然是故事就该有个题目。这题目暂且叫《一幅少女画像》吧！”

他苦笑笑了笑，慢悠悠地讲下去……

一九七四年深秋的一个早晨。

江镇市的洛水公园里，游人寥寥无几。僻静的荷花池边，有一位青年正独自徘徊着。他双手捧着一幅画像，脸色苍白得吓人，好象长时间没见过太阳似的。一双浓眉紧紧皱着，眼里含着晶莹的泪花，嘴唇微微启动着，似在喃喃自语。

萧瑟的秋风唰啦唰啦地扫卷着地上的落叶，不时地掀动着那青年的衣衫和他那一头蓬乱的长发。

这是怎样一个青年？为何在此徘徊？想知道这一切，必须先清楚他手中那幅少女画像的来历。

那就让我们追溯到一九六六年吧！

仲夏季节，一个迷人的黄昏。在与江镇市相隔四百里的海城市的中山公园里，秀丽的芙蓉湖畔。一位身材修长、容貌俊丽的少女，正站在低垂的杨柳树下，出神地凝视着平静的湖水。不远，青青的雪松丛中，坐着一个小伙子，专注地勾画着那少女窈窕的身姿。几个娃娃立在小伙子身后，一个胖胖的男孩欢喜地叫起来：“哎呀，可真象哪！”

那少女蓦地转过身，惊诧地瞅着小伙子。小伙子吓了一跳，胆怯的目光与少女惊异的眼光碰在一起。他脸红红的，低下头，连忙合起画夹，既羞涩又恼怒地驱赶着孩子。

孩子们跑了，小伙子默默地收拾着画笔。忽然，耳边响起一个银铃般的声音：“画家，欣赏一下你的作品，好吗？”

“对不起，我画得不好。”小伙子抬起头，拘谨地看着那少女说。

“咦，你画了人家，还不许看吗？”少女挑战地说。

“我只勾了个轮廓……”

“那也不行，反正我要看。”少女说着不客气地从小伙子手中拿过画夹。

小伙子象是等待审判似的，不安地偷瞅着少女的神色。

少女的眉毛耸动了一下，嘴里轻轻吁了口气。她故意抑制着自己的喜悦，显出平静的神态。一朵红云悄悄飞上她的两颊，歪起头问：“这样随便画人，有点太那个了吧？”

“啊，是我错了。可太难得了……”

少女偷偷笑了笑，又注视着画像。突然瞥见画像的一角有两个草体小字——剑锋。多好的名字！她抬起头，打量着他：细眉秀目，白净净的脸，那忸怩的样子像个女孩子。

“那你再画两张吧！”

“啊，太好了——”

“不过，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让我任挑一张留下。”

“可以，可以！”小伙子快活了，“你快找地方坐下吧！”

少女指了指湖心的凉亭说：“那儿好吗？”

“好，好极了！”小伙子先朝通凉亭的曲形木桥走去。

不一会儿，他们就面对面地坐在了凉亭中。小伙子一面绘画，一面应答着少女的问话。

“你什么时候学画的？”

“六岁。”

“正是我学琴的年龄。”

“唔。”

“你常来这儿画画?”

“嗯。”

“你以后早晨来好吗?我早晨来练嗓子。”

“噢,别眨眼。”

“还没好吗?”少女沉不住气地问。

“好!就好!”小伙子一会儿眯起眼,一会儿歪头看画纸,手不住地挥着。少女向远处望着,忽见一对情侣朝这边走来,她的脸红了,蒙在爱情之窗上的一层轻纱悄悄地抖落下来。少女有些不安地催着:“还没好?快些呀!你看,有人……”

“好——”小伙子“唰”地举起手中的画夹喊。

少女跑来,接过画纸,看着。她的脸象映在水面上的晚霞,微微耸起的胸脯不住地起伏。

“呀,真有这么美?”少女脱口而出。

“真有……”小伙子喃喃地说,“比这还……”

少女娇羞地扫了他一眼,歪着头说:“我就喜欢这一张,给我可以吗?”

“当然,原就是要给你的。”小伙子避开了她的目光。

一阵细碎的脚步响,少女顺着曲形木桥,翩翩地向岸边飞去。到了岸上,又回头嫣然一笑,那甜美的微笑使一张花儿般的脸变得更加迷人。

小伙子呆了。他专注地望着那渐渐远去的身影,直到她消失在林间的小径上,还呆呆地立着。晚霞把他的脸染得通红。

第二天一早,剑锋来到公园,在湖边期待地东张西望。直到太阳升起很高,他也没有见到那姑娘的倩影。他在少女坐

过的地方，一张画纸、一张画纸地涂抹着，终于失望地走了。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都是失望。

他在画纸上画了许多那少女的头像，好象用同一底片洗的若干张相片一样。

那短暂的邂逅惹起了小伙子的情思。爱情的种子已经悄悄地播在了他的心田。剑锋为了这相思苦，整整熬了七年……。

至于后事如何，明晚再说吧！

——我面前那个怪僻的人说完，诡谲地朝我笑了笑。我什么也不敢问，只得乖乖地盼下一个晚上。

第三个晚上，夜幕刚刚落下，他微微闭着眼，象思索似地讲开了。他也不管我的反应如何，只是不停地讲。他说话的声音很平和，但很有韵味。

那是一个幽静的夏夜。剑锋因公出差，来到江镇。办事的单位送来一张招待券，他反正没事，懒懒地走进红星剧场。

演出在进行着，他却时常闭起眼睛想自己的心事。他除了思念那个难以忘怀的少女，还痛苦地回想着几年来的遭遇。为了那少女，他不仅忍受着相思的煎熬，还承受着因保留那少女的画像而招致的祸端。在“美”成为一种“罪恶”的日子里，他的作品被定为“毒草”。画像被没收，人被揪斗。他不抱怨，也不辩解，只悄悄地又画了一张，珍藏在箱子里。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偷偷地拿出来，默默地凝视着画像上那双象月牙儿一样的眼睛，白天的烦恼和痛苦就跑到九霄云外了。

后来他又被分配到工艺品厂搞美术设计，算是落实政策。但他总不合时宜，喜爱画美人，被内部批判过多次。

“下一个节目，女声独唱，《卖花姑娘》选曲。演唱者——